



智擒白尾狼



1981 年 10 月出版



·动物绿丛林·

智擒白尾狼

本社编



新蕾出版社

·天津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擒白尾狼/新蕾出版社编. - 天津:新蕾出版社, 2001. 1

(动物绿丛林)

ISBN 7-5307-2493-2

I. 智...

II. 新...

III.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8382 号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newbuds.com>

地 址: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(300020)

电 话:总编办(022)27301675

发行部(022)27221133 27221150

传 真:(022)27301675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:120 千字

印 张:6.25

版 次: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

定 价:8.00 元

编 者 的 话

这是一套描写自然界各种动物为了生存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竞争、和人类竞争，以及和其他群体竞争的动物小说集。

书中塑造的各种动物形象，除生动地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、生存特点之外，作品本身还强烈地体现出深刻的主题思想。每篇作品的动物形象，都各具特色和性格，使之更具备艺术魅力。同时，各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很有可读性。

本套书共六册，包括《野猪王》、《哨猴之死》、《大黑狗和小狐狸》、《智擒白尾狼》、《冰山上的褐马鸡》、《黑花牛复仇》。

目 录



现在可以开枪·····胡则丘	1
哨猴·····乔传藻	7
当保姆的蟒蛇·····沈石溪	17
狐阵·····卢振中	26
袋鼠酋长·····蔡振兴	39
鹰爸爸·····朱新望	47
树洞下的新居·····卢振中	57
黄鼠狼一家·····蔡振兴	62
捉野猪·····乔传藻	67
山祭·····卢振中	73
猫头鹰玛丽娜·····蔡振兴	86
出猎·····乔传藻	94
牧犬小乱子·····牧 铃	101
夜遇北极熊·····蔡振兴	117
刺猬卡洛·····梁 泊	121
智取双熊·····沈石溪	132
智擒白尾狼·····蔡振兴	143
小鹰·····梁 泊	149
大象巴卡·····胡则丘	159



现在可以开枪

胡剡丘

是到了神农架的边缘地区吗？那黑压压与天连接着的正是飞机也飞不过的原始林带；那深邃而险峻的天涧，是大蟒搭桥的地方；那陡峭悬崖下的小溪边，是猴群出没的安乐窝。我是随南下部队进驻鄂西南剿匪的。初到这个地方，感到一切都很新鲜。虽然大家叫我“小鬼”，穿着很不合身的宽大的军装，皮带上却别了把乌亮的手枪，嘿，真家伙！莫看年纪顶多算半个大人，可也是一名小小的油印战报的记者哩。“真家伙”别在腰间真憋不住，手痒痒的，总想“砰砰”几下子，过过打枪的瘾，却总是没有机会。走到背人的地方，见着锦鸡、野兔，也要把枪掏出来瞄准目标，口里“砰砰”几声。其实并不敢打枪，



浪费一颗子弹，得赔三斤大米，看你米袋里有多少米啰，舍得饿肚皮吗？更重要的是，随便打枪，是犯纪律的。因此总想着遇着敌人，真的干上，打他一个痛快，可偏偏没有遇着。

一天，我独个儿翻过一座大山，到连队驻地去采访。爬到一个高山坡上，见到一大片玉米地，玉米秆上已结出了棒子，尺把长的一个棒棒，挺着大肚子，吐着红胡须，齐刷刷的，真逗人嘴馋。玉米地边上有个土棚子，是农民狩野猪和猴子用的。我听说过，这地区生产上最大的敌人是野猪和猴子，玉米棒子开始吐须，农民就要通宵地守卫，晚上烧着篝火，吹起牛角，野猪和猴子看到火光，闻到号声，就不敢进犯玉米地。棚子里还有火种，显然是昨晚上有人值了夜班，现在已回家睡觉了。我用树枝拨弄火堆，是红通通的，正好烧嫩玉米棒子吃呢。心里想吃，又怕犯纪律，直望着玉米地发呆。望着望着，在我眼前展现了从没见过的奇景：猴群出现了！

多少猴子呀，长着金丝长毛，密密麻麻，数也数不清，成散兵队形，欢蹦乱跳地，张嘴龇牙，一阵风似的呼啸着，呼啦啦，一齐拥进玉米地里。原来只听说“猴子掰玉米棒，掰一个丢一个”，但未亲眼见过，这下算真正看到了。猴群拥进玉米地，就来了个掰玉米棒子的比赛，伸“手”掰一个棒子，往腋窝里一夹，又伸“手”去掰另一个棒子，腋窝里的棒子就掉到地下。猴子眼尖“手”快，没几分钟工夫，眼前一大片玉米棒子，都被它们糟蹋完了。这时我又急又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掏出手枪，对着玉米地“砰砰”就是两枪。

猴群闻到这突如其来的枪声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没命地跑，像刮旋风似的，腾起一溜金烟，一下跑得无影无踪。



我气得直跺脚，追上去打扫“战场”，见满地里净是玉米棒子，路上也到处丢着，玉米粒粒还没饱浆呢，真可惜！我正憋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出，突然，从离我不远的一丛碧绿的麦刺堆里，伸出一个金丝绒小脑袋来，才皮球那么大哩！两粒眼珠儿像两颗小黑葡萄，滴溜溜看着我，尖叫一声，小脑袋晃几晃，挣脱麦刺的缠绕，猛一跳，飞鼠一般地往前猛跑，一条长长的细细的金丝绒尾巴扬得高高的，是一只小金丝猴儿！小得那么精灵，那么可爱，真正是小不点儿呢，也跟着妈妈蹿出来害人，这下好了，掉队了，你妈妈只顾自己逃命，把你甩下不管了。今天我抓不着你妈，也要抓了你这小俘虏，活该！

我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小猴哪里跑，捉活的！”它只顾飞跑，身子一歪一拐的，跑急了，连连摔倒，在地上打几个滚儿，爬起来又拼命朝前跑。啊哈，我看清了，是个跛小猴，可能是摔伤了脚，成了个小“伤兵”。这更增强了我活捉它的信心。金丝猴是稀有动物，捉个活的交给动物园，多带劲！我这样一想，顿时加快了步伐，眼看距离渐渐缩短，小猴回头瞟了一眼，小尾巴扬得更高了，边跑边发出尖叫，是喊它妈妈快来救呀！你妈妈早已逃之夭夭了，谁来救你呀？你就准备当俘虏吧。我手一伸，差点儿抓住它的小尾巴。它吓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我猛扑上去，正要逮住它，冷不防，一个毛茸茸的家伙猛然跳到我的肩上，伸出尖利的爪子在我脸上重重地抓了一把。我“哎哟”一声，回转身去一看，是一只金丝大母猴，像旋风一样，从我肩上跳下去，从地上救起小猴，往背上一甩，飞快地跑了。小猴开心地抱住妈妈的颈项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发出“嘶嘶”的叫声，好像是说，妈妈偏偏没有甩掉我，救



我来了，你再也捉不到我了。

我脸上痛得难受，抬手摸摸，糊了一手的血，幸好没抓瞎眼睛。这母猴真坏，我非干掉它不可！于是我又掏出了手枪，眼看它要逃下天涧了，我朝前面打了一枪，截了它的去路。它折转身，箭样横跨天涧，伸手攀住一根藤蔓，一个秋千就荡了过去。而我呢，追到天涧边，只得望“涧”兴叹。

这天涧有几丈宽，底下有条汨汨的清泉小溪，该是猴群的家了。刚才母猴就是想往家里跑。由于断了去路，它只好跑到对而的峭壁上。峭壁真像神工鬼斧劈削出来的，光滑光滑，连藤蔓也没有，孤零零地耸立着，加上四围没有遮掩，母猴全暴露在我的手枪射程之内，它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大母猴无可奈何地在那边峭壁上望着我，眼里再没有抓我时的那种凶光，还似乎带着几分哀怨，慢慢坐下来，龇着牙，把小猴拖下来，挥“手”在小猴的脸上左一个耳光，右一个耳光，打得小猴怪叫，口里还“骂”个不停。我听不懂它的语言，也能猜得到它骂的意思：你这小淘气，为什么不快点跑啊？害得妈妈好苦呀，为了救你，我冒了好大的风险呀，如今临到这个绝境，都是你招来的呀，看你该不该打！

可打完了，它又抬“手”去揩眼泪。它后悔不该打吗？是的，小猴你终究只这么大呀，何况脚又摔伤了呢，也怪妈当时慌了手脚，没背你一同跑，使你受了惊吓了，真怪妈妈不好呀。于是它又疼爱地把小猴搂进怀里，给它喂奶，还用“手”轻轻地抚摸它的小脑袋，梳理它那金色的好看的好看的长毛。小猴全不怪妈妈打了它，幸福地一头钻进妈妈的怀里，贪婪地吃起奶来。

我看傻了，动物世界的母子情，竟是如此地富有生活情趣



和人情味。我的心肠顿时软了下来。

我又感到脸上的伤痛了，一滴滴鲜红的血，从面颊缓缓地流了下来，滴在握枪的手上。刚才那猴群糟蹋玉米的令人痛心的一幕，忽又浮现在眼前。我的怒火又燃上了胸膛，嘿，不消灭你们几个，你们不知道厉害，又会来糟蹋庄稼的。于是我又举起了枪，对着母猴的胸膛。

瞄准，瞄准……

我也同时警惕着，担心在这一刹那，在这“前有追兵，后无退路”的特定环境下，母猴会背水一战，孤注一掷，丢掉小猴，一下蹿过来和我拼命。事实却与我的担心相反，母猴坐在原地纹丝未动，紧紧地搂着怀中的孩子，瞪着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我，流露出惊恐和吉凶难测的神情。这时小猴也停止了吃奶，从妈妈的怀里伸出小脑袋来，看着我手里那乌亮的家伙发呆。我正要扣动枪栓。忽地，母猴尖叫了一声，慌忙腾出一只“手”



来，高高地扬起，对着我，在空中连连地摇摆。摇摆的姿态是那样庄严、坦荡，恐惧的神色消失了，眼眶里饱含着哀求的泪水。这意思一看就明白，是求我不要开枪嘛。

它的长“手”在空中庄严地连续地摆了几下之后，又突然折转回去，指着怀中的小猴，“叽嘶叽嘶”叫了几声，意思是说：打不得呀，我的怀中还抱着孩子呢，它那么小，只跟着妈妈去玩儿，并没有掰玉米棒呀，也没有抓烂你的脸呀，它是无辜的，要打，也要让我喂完奶再打呀。

我听懂了它的“话”，不由得后退了一步，蓦然记起当地老猎手告诉我的，猴子最通人性，是不能用枪打的，猎手们从不用枪打猴。我的手颤抖了，手指悄悄地离开了枪栓。

大母猴似乎看出了我这些微妙的变化，向我挥“手”致意。又再三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小猴，紧紧地抱着，俯下身去，亲了亲小猴的小脸蛋，噙着泪水缓缓地站立起来，将小猴远远地抱开，放到石壁的一个小洞里坐着，然后转身，又回头看了两眼，才依依难舍地离开，迈着从容的步子，仍回到原来喂奶的地方，坐得端端正正，坦然地面向着我，眼里闪着光——痛苦难言的光，最后决然地抬起“手”来，弯转“手”指，指着自己的胸膛，向我大叫了一声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它的意思我全明白了，就是说：你打吧，开枪吧，孩子已经离开了我，你现在可以开枪了，只要能保存我的孩子，我死而无怨啊！

现在可以开枪？

我的心“怦”地跳了一下，一时竟觉得手臂完全软了，缓缓地垂下了枪。

（插图 李风雨）



哨 猴

乔传藻

我

们在寻找猴群。木筏在碧清的江流上漂了两天。傍晚,我们来到一个傣家小寨。山寨的炊烟系住了我们的木筏。

上了岸,我们的队长说,这是簸箕寨。他和寨子里的波岩应大哥是老朋友,我们今晚就到他家投宿。我们收拾了东西正要走,小黑江对岸,传来了吱吱哇哇的叫声,仰头看去,啊,黄猴,正是我们的追踪目标!

我在心里数了数,这群猴子怕有四十多只。它们攀跳在山崖上,你抱住我的腰,我拉住你的腿,顺着大榕树的气根,下到江底捞青苔吃。最下边一只猴子伸出长长的手臂从水里抓出一把青苔,它自己并不忙着吃,一只只顺着往上递,直到最上边的猴



子吃到了，吊在江面上的猴子这才往嘴里塞一把，嚼得怪起劲。青苔是什么滋味，为什么猴子会那么爱吃？我在照相机前边装上了远摄镜，拍下了猴子吃青苔的场面。

山崖顶上，在暮色聚合得最浓的树阴处，端坐着一只“望山猴”，又叫哨猴。它“手”搭凉棚四下看，一定是回头瞄见了



们的动静，哨猴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，缒在山藤上的猴串一阵抖动，往起一悠，趴在崖石上，头也不回地四散惊逃。它们的动作是那么整齐、敏捷，只在悬崖陡坎蹬下几块碎石，掉进江里，溅乱了一江浓黑的山影。

我们的队长以前在这儿考察过野生动物，他指着猴子远逃的背影告诉我们：簸箕寨多的是黄猴，种在坡地上的包谷，猴子收一半，远近的傣家收一半。寨子里派人敲着竹梆吓唬它们。开初，黄猴挤眉弄眼还有些惧怕，渐渐地，它们也摸出了门道，竟会从田棚里偷出竹梆，搁在地埂上，你跳过去敲一棍，我跳过去敲一棍，乐得吱吱哇哇地又跳又闹。

说话间，我们走进了寨子。篱笆缝里透出了火塘的亮光，



那么红，一串一串的，像是夜色中绽开的爆竹花。队长轻轻推开波岩应家的竹门，进到院里喊了一声，波岩应站到竹楼阳台上来了。他去年给动物考察队带过路，这次见了我们，高兴得张开手臂迎下楼来，他把我们让进竹楼。

喝过盛在金竹筒里的糯米酒，队长对主人说明了我们的来意。他说，动物研究所在省城盖了一座美丽的猴岛，建筑式样很像花果山水帘洞，有山有水，也有青苔，可就是缺少居民。我们这次来，打算完整地“迁”出一个猴子的“部落”去。

波岩应有四十多岁年纪，古铜色的胳膊上，刺有一头蓝色的小马鹿，手臂上的筋颤动时，小马鹿的角还会动呢。他穿一件圆领对襟单衣，黑布包头下，细亮的眼睛闪露出深思的神情。听我们队长说完，他歇下了手里破篾条的柴刀，问：

“你们想用什么办法抓猴子？”

队长说：“我们带了很多铁丝笼，我们想一笼一笼地捉。”

波岩应的瞳仁深处，溢出了心底的微笑。他摇摇头，说：“不好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说不定一次就能办成。”

他倾过身子讲了起来。我们的队长没等听完，高兴得竖起了大拇指，拍着膝盖，说：“好，就照你说的办！”

木碓声击破了山寨的黎明。天刚麻麻亮，我们带上铁丝笼、包谷、砍刀，跟着波岩应大哥，撑起木筏渡过了小黑江。太阳露红时，我们走上了一条竹林间的红泥小路。波岩应突然收住脚步，指着山坡脚下的刺竹林小声说：“你们看，野象！”我们扒开山茅草看去，在离我们不远的水沟边，果然有一头铁灰色的大象，它昂起脑袋，用鼻尖撕竹叶吃。这家伙好像有意要为难我们，它横站在我们下坡的路口，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气，



看我们究竟怎么办。队长说，大象正在吃“早点”，我们不应该打扰它。他带着我们绕了老远的烂泥路，钻出箐林时，伙伴们的脸上挂了好多蜘蛛丝，扯也扯不干净。

我们来到了一条清亮的小河边。河水只有我们的膝盖盖深浅，蹚过小河，抬头看见了一个树木簇拥的岩洞，洞不深，不过半间房子大小，洞口平平展展的，有一块晒场那么宽。波岩应大哥说，这就是我们捉猴子的好地方。他指挥我们在洞里洞外撒了很多包谷，跟着又在洞口栽下两根碗口粗细的圆柱；紧挨洞口的上方，搭了条横木，横木上放着一扇和岩洞差不多大小的松木门。这扇松木门看上去很稳，其实只要一抽插销它就会滑下来，严严实实堵紧山洞。波岩应用一条青竹，搓了根细篾绳拴在插销上。我们又在门柱左右盖了一层芭蕉叶，插了很多野花迷惑猴子。不要说黄猴，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走过这里，也不容易识破绿叶底下的机关。

小河对岸，正好有一个黑糊糊的空心树洞。我们躲进洞去。手里牵着篾绳，眼巴巴地望着对岸的岩洞。岩洞笼罩在山谷的阴影里，冷森森的。在山峡外边，太阳早已晒暖了坡地。这阴冷的峡谷呀，我敢保证，它一辈子也没有尝到过太阳光是什么滋味！

直等到晌午时分，猴子还没有来，我有些着急，说：“波岩应大哥，猴子今天怕不会来了？”波岩应默默一笑，偏起头听了听，说：“你听！”我侧耳仔细搜索树洞外边的声音，随着树梢树叶的刷拉声，孔雀雉叫了：“好——话！好——话！”孔雀雉是大森林的哨兵，有时，只要砍倒一棵野芭蕉，它也会这么惊叫。孔雀雉的鸣声刚歇，黄猴吱吱哇哇噪叫起来，小河沟顿时好不



热闹！我扒着树洞露出一只眼睛朝外看，只见一只长臂大黄的背上驮着一只小猴子，动作轻捷地跳下树来，吓得小河里的鱼，一下钻到青苔底下去；又有几只黄猴，伸出双臂吊在横贯森林河谷的藤蔓上，它们一定瞅见了地上的包谷籽，馋得直流口水，却又左看右看地等着什么；我们正觉得奇怪，一只毛色格外黄亮的大猴子，它胳肢窝下的毛是白的，看去似乎是在腋下夹着一个小本本，很有学问的样子。这只大猴子飞身落在平地上，它回首招呼，又有一只眼眶边抹着两圈红晕的猴子跳到它的身边。接着又过来一群簇拥着它们。波岩应贴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，他说：“夹小本本的是猴王，跟来的是王妃。周围是大臣。”果真不假。只见猴王和王妃捡地上的包谷籽吃，大臣们抬起头来巡视四周，装出对包谷籽不感兴趣的样子。猴王的眼睛到底是“尖”，它一定瞥见了山洞里的包谷籽，满地黄灿灿的，它吱哇一声，带头进了山洞。我轻轻地拽起了箴绳，队长摇摇头，他的眼光里写有一个“不”字。

小河边的吵闹声眼看都移到山洞里去了，我数了一遍，好，进洞的猴子有三十多只了。还有十多只猴子在山洞外边你追我打的，大约是树上的野栗子已经把肚子撑饱了。队长的意思是要等这十多只猴子也进了山洞，我们再拉箴绳。

我突然看见了崖洞顶上的那只望山猴。身上的毛色像太阳晒焦了的山茅草，黄黄的。它像一个忠实的哨兵，不管下边吵得多凶，也不管那些在树枝上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圆豆多么诱惑自己的肠胃，它坐在那里，对所有这些都不感兴趣，它认真地警戒着，倾听草丛树梢上的每一声响动：贴着山崖飞过一只花蝴蝶它也要低下头研究研究；就连在小河的水波上



掠过的鹰隼的黑影，也逃不脱它机警的眼神。望着这只哨猴，我心里隐隐地生出敬意。多可爱的小东西啊！

哦，等待中的时刻终于到了，空地上的猴子几乎全都挤进了山洞，只剩下三四只小猴在洞外边游逛了。队长憋足了劲，默默地向我点了点头，波岩应惊喜地睁大了眼睛，他扬起了手巴掌，眼看就要猛拍在自家膝盖上。我心里充溢着胜利的欢笑，轻轻地拽紧了箠绳——就在这时，哨猴在岩洞顶上发出了“嚙嚙”的呼叫，叫声短促而急迫，岩洞里争食包谷籽的猴子接到哨猴发出的讯号，只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呼啦一声全都撤出了岩洞。它们追着哨猴，全都蹦到树上，有的抓藤，有的爬树，小猴抱在大猴肚子上，大猴搀扶眉毛有些花白的老猴。它们的动作可快了，树梢是它们的大路，山藤是它们的梯子，不容我们看出一个究竟，树枝折断的声音去远了。森林里落叶纷飞，像是下起了一场绿色的大雪！

唉，一眨眼的工夫，连猴子尾巴都看不见了。我们好不奇怪呀！是哨猴发现我们了？它再厉害也不可能望穿树洞呀！我们彼此相望，在失望中谁也不想说话。这时，只听波岩应小声地叫了起来：“熊，马熊！”我扒着树洞往小河对岸望去，只见一只小熊蹚响了河水，一扭一扭地走到平地上来，它浑身炭黑，只有脖圈下边是白的，像是系着一块漂亮的白围巾。小黑熊大摇大摆逛进洞去，把我们撒在山洞里的包谷籽舔了个干净，临走还在洞口撒了一泡尿！

晚霞和噪林的雀鸟一起来到山林。我们拖着疲倦的脚步走到河边，登上了回簸箕寨的木筏。路上，幸好没有碰见拦路的大灰象。我再也没有力气钻刺棵走烂泥路了。